

祖彙集
紀聞



媛文談卷之一

北筑 亀井昱元鳳著

序一十一首

叙江若水詩

此物子最得意之文彈丸千古搏在掌上文機新拔
百反不數掩之上下神翔奇闢切得風之所自雖然
東方微物子隆降之間以寸乎以尺乎

第一段總提通篇大意首至方也如第二段言古之

詩始于隆終于隆次至故也在第三段言今之詩始于

隆終于隆次至好也有第四段言若水之詩推本神祖

顧起手而洄瀾次至入於第五段言所以作叙洪
鎖結

起手霹空驚奇至三四段而驚始定矣末局淡、此
洪波之餘勢長卿賦八川餘波云洄瀾漂疾悠遠長
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援是評之可矣

野篁藤常侍與今之錦里諸君子應黑入西山與今
之江翁應其喚應處圓融無痕如崖上之木與江中
之石各自成態而天然契合

山澤列仙之儒鑽取犬子之語點化將來奇確
第二段上半截是叙事下半截是議論以雖然字起

論中三聯是其字下以是字斷送第三段亦以二

雖然字取轉此物子之著工夫處

詩之教在彼者言以取士以資仕也不在此焉者言

也論詩之所以為詩也此字空中隕石乃是法

蟲、芻、莫有乎爾莫當你無字出孟子物子何以

畢生誤用集中唯三教圖贊為不誤耳

文恪武熙文武之汚也韓子熙作嬉物子換括字面

更婉

帝之力于我何有哉此物子錯認康衢之謠故也古
書所引皆無之字其為一句明矣物子說出語微

粹折荀子字引用不的

黼芾之芾當作黻芾與黻通不與黻同古人亦有混
之者如米芾作米黻是也种澹之种當作冲荀子有
神禪字未可徵焉荆榛當作菁榛甄檢之未密
故吾曰文明之運有往而還如日再中也故吾曰神
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為甬文之變換取趣處
及至翁之好詩是寧有所加厚其利哉此與上段相
緊切夫無厚利之心則固無疑於名高造語犬牙而
相抱羊未強而厲家政其子一也取其贏斤買異書
一也至高陽之徒駭然去不彊忘其利又忘其所利

英文絡脉縣如

歲一未東都為下文其行也謁予求詩叙張本然行
文圓通絕無斧痕不可謂為下文置此句而無此句
則下文亦不可突然說其行如親見之不可以一色
名

雖眎會計字雜處保豎中儻然也十三字為一句儻
然保豎混淆貌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俛焉如
不終日註云可輕賤之貞又不整肅也句中函乎句
此物子獨得字法集中繫、可見或句乎字以儻然
為不齊貞者不知文勢語脉也

則豈莫有不平鳴于幾微之間邪句是併與其所利
忌之矣句是誠莫有所使之而亦有所使之者乎句
此等俊句一篇警策鼓吹讀者處雖然物子之言曰
一託胎天女腹中咳唾皆非人間語此篇乃天女胎
中物掇皮皆真滿腔妙麗奇艷非肩下嵌慧珠者未
易與攬結也今且舉其最峻拔者警醒讀者而已
高明炎、威焰鼎貴之族偃乎樓乎華門圭齋之士
蓋言江翁詩中偕與倡和醞酢者邪
燕之巢其幕其字宜諦認極有風味
邦國之士為廊廟者賤焉十字一句

藉重以名高者省一為字變文高甚且第二段名高
厚利二字雙提第三段承之指名高字第四段指厚
利字是段又指名高字文之管轄字之線索作者已
用心肺腎腸而構之讀者應得就皮膚上輕、地摩
去矣

桃源彙序

此文瓊機宛轉轉、出奇奇、尖人目亦是摘藻家
之遊戲未可以不老氣咎之我左牧大野方正士也
昔嘗指摘之曰危辨巧語何爾至此
第一段發端子微為客隆父為主首至末謂第二段

自伏陽而及豐王而及隆父君子一度似隱第三段自
鳴春而及泚明而及武陵漁父次至蓋謂予漢第四
段盡結束上段幾多論緒

二三段皆以訊字起以何字蓋字終之不說破以為
末段之地末段以嗚呼字更端活、唱得痛快二也
字二字鐘之虛也厚唇鼻口於任重宜二則字三
是其字所謂百文竿頭進步之法
訊其所由以名桃源者洒以伏陽通字互照首段伏
陽字有拔山之力此文人鍊肝腸處
勝國我聞之眾君曰本邦之為邦萬古一統無有革

故

命何勝國之有若曰以東武故拈之是大証 東照
公之明德也將末君子不可不察
豐王之王蓋以有朱羽之封乎歟名號濫矣
世學士大夫莊生所謂重言也藉于外人以取重焉
此又物公治擒活龍之伎倆大見個儻
論隲之隲從阜從馬
何其瀟灑清約一似隱君子之度哉是文之伏也說
出豐王以許委風勢撼蕩末却至此歲蕤以停辟如
傀儡之絕絲下文以時不以地以詩不以人頭、斗
發是文之起也起伏有法末路去路不迷

鳴春先生隱居津伏之間津子徹居伏隆父居
自守其學所造詣又弗衰暗伏未栢不暖姝一先生
之意四時之氣存于不存

護洲之護當作護護字不載字書物子與子徹書曰
護園護字予未嘗用萱字喚牛喚馬一任世俗何必
改作頗有似孫休則天之杜撰項闕何措世本古義
伯兮護草之注云護或作護申別之師魯國之同豈
有別出乎

獨賴之賴字管到下十七字言以百年仁澤故人皆
樂業南雅鬱起也賴字不與隆父相關

自

是其所為詭桃源者以詩不以人也是詩中之桃源
而不關秦之遺民與否也若果以詩字我乃舉似漢
魏六朝者亦猶漁父之於秦民蓋隆父之以詩見于
物子也五末五呵十末十擯而後滑頭有省矣誰謂
今武陵不如漁父乎此物子之所自任也何必誣漁
父而後知之乎謙辭也

是其所不暖姝一先生之言以謁予叙者惟其有之
是其宜再三淫液之夫桃源中不殊外人則豈唯一
漢父哉雖叩異人漢魏六朝可知已唯暖姝一先生
不求于它則終身不知有漢也論魏晉是其字凜有

字

生氣宜再三涵泳之

一刀萬象序

字必極其確琢趣必極其雋永辭之絢且繁法之方且密此又彙集別體獨格之文字也

第一段履端此極至第二段數其技之所至極以讚

之叙事之文也次至第三段推其書之所以名與

其所以為書以贊之議論之文也

吁哉之人之為技一至此極邪吁哉字例未考至極

極孟子莊子皆以為困極之極管子法法篇云用民

者將致之此極也同義唯物子以為至極之極蓋自

此

于麟何愉快至此極也末

第二段分為五節五節之中二偶一奇其體與其象

為一偶法度與品格為一偶其技巧所造詩變文一

奇五節各以也字住歇唯末結獨剩二句以臻之九

牛挽不動

游戲一至時出之也句勢舒而輕攪翻接簾靡弗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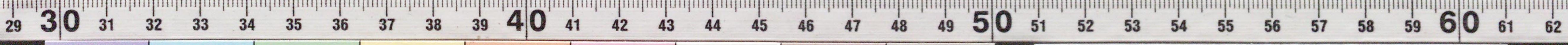
也句勢急而重縱其變化範我馳驅莫違越也語勢

在方之內辟諸果位薩壇瓔珞莊嚴種：相好宛然

備也語氣在方之外玉楮奪真而即斤之成風不意

過也始襯助字始覺句態以收上項數段不唯文采

氣



之如鸞鳳龍蛇其結構之九變五化如蒸霞如騰雲
 傾使讀者如饒猿採菓不能自定這樣巧妙州者
 過者物先生其冷眼于白玉樓上
 衰者如弦先輩云衰當作衰南北日衰東西日廣
 蜚木奮者墨翟也見題一刀萬象首者作翟蜚木奮
 此何以作輸乎輸刺木鳳者乎
 第三段分為四節而前三節成對後一節斷案結法
 無而海內以下穀輻之餘流也前三節皆以猶且字
 將無字襯貼立論以也乎字斷結了後一節以夫字
 更始以焉哉字斷結了何等文心於汪洋波瀾中極

其緻巧棘端之猴豈道雲技已乎

將無讓也乎上下皆用長句中獨置短句生龍夭矯
 妙在神變况將無字也乎字三節所同則所獨唯讓
 一字耳傾挫之極至此而精形飛動如圈中縛虎氣
 撼山澤絕奇絕奇

表駢桑經之妙以庖丁之奏刀此道雲之運刀取譬
 不啻唯造語似李商隱近人有戰兢冰淵語正同
 梁主所摹興嗣韻之坊本脫韻字自千文一輟來奇
 想入妙勁絕簡絕不然上指之盛藻奚若收續得
 金科玉條顧巧上律令字眸光眇如名姝媚人

上曰海內無而下曰無而海內再貼故變

消閑集序

此雖小文字作者自苦風姿颯然灑氣流充不披一塵亦物子得意之文也人以其如嘲如詆為忽不經意之作失論哉黃陳也靈皎也善導也法然也皆非突如來如讀者詳求其入路出路而得之文之悅人如醍醐之灌頂

第一段提綱不錄第二段言惠巖之詩次至是惠巖上人之詩也

第三段提擻上專乎唐者調也次至不怪上人之第

四段提擻上詩猶吾業邪次至西方業邪第五段承前

段以評其詩鏘々乎鏗中次至上人豈第六段冷語結了

四佳字五專字聯用五邪字散用通篇借慧巖之口品慧巖之詩高甚要之備中位固不足提翁之在尖已抑黃陳而許靈皎亦劇秦美新哉提愚夫愚婦取決何其婉矣亦何顯矣

三品九輩雖有區別比之安養徒則猶之此中人也故曰鉢外中晚之下駟果然不後于宋元之上駟

西方東方字自然契猶康誥有西土東土

廣陵問槎錄序

此亦物子有數之文讀之如放舟急流而下危巖老
石左顧失右一轉一眴不可為懷又如仙女之酣歌
于花又如鳳翔而鷹舞美觀也奇品也至其簡而天
游巧而靈落縱送與奪客主起伏處渾成不可
方物諸生能一日三復何患文機之不活潑

第一段總提首至國第二段提二子以言有取于風

翼次至是知廣陵第三段提廣陵以言有不滿于風

翼次至何勇第四段提皇靈之女以策厲鳳翼之

前途次至則安用末段冷語結了

首稱查客次稱遠人未可知為何人故又尾之以韓

人凡三指而三變其稱丘明之家法乃爾

頃味君因岡生謁予一言因岡生三字明其非素雅

之交非贅然附之也其文章學術業已經伯樂一顧

者此揚中取抑法

出瀛入奎取字卓詭駁、乎未已一句下得緊要後

未策厲之意正自阿堵中洵、湧起勁峻甚

予經營斯文十有餘年欲使鳳翼改味君之轍而附

青雲之士微意所蘊闡然而章

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以括上者百有餘言以起下

者百有餘言是文之方相思也上下以是親接大藩

字應上大國字鳳翼氏之所資者寂寥若寤以下是
也二者字可翫清綺整瞻之調無澎湃洶湧之勇何
勇不可賈乎一句應上其勇為然物子蓋偉其才而
惜其調矣又紫鳳翼所資兼上兩節遠人修聘一節
力量尤絕如天馬千里矯、有餘
皇靈之女降居藝泐者善鼓瑟忽然從出一椿小竒
事蜃樓海市及少幻相層、說起來孤神獨逸文如
貫虹此乃蒙叟之萬言役乎物而不為物役人或以
虛構議之此焦明翔于寥廓而羅者猶窺藪澤者耳
嗟來喫予痛棒

悞

洗

鳳翼氏歸其學諸則和以濟清變以化整諸古訓之
乎後人濫用物子亦悟了一生涯唯是偶中甬孟子
云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諸之乎也有疑意文例正同
予別有著而論之非一朝一夕之談也
和以濟清變以化整寓綺于玄約瞻于希此鳳翼頂
門一針也抱空中色相來就實地上畫一潑潑以感
聳人心詩之玄鳥帝武騷之天仙神女亦是物也寒
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非清乎菡菊再閱
伫可淚孤舟一繫故園心非和乎月在上方諸品靜
心持半偈萬緣空非整乎夙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闌

山幾處明非變乎長信月雷寧遊曉宜春花滿不飛
香非綺乎渭水清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非玄
乎欲笑周文訝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非贍乎侍臣
緩步歸青鎖退食從容出每遲非希乎
則安用是編為也一句凜冽序是編而不用是編自
非獲翁誰其有此做詭手指頭乎末語呼味君極巧
國息靖遺稿序
文勢颯如江波建瓴不反直瀉千里其過于風若
石而作連作穀處益見天然故披此編者須以一瞬
目一口氣暮地讀下日一較口一噉終是不可得

第一段言未始知國先生首至是何第二段言始知
其為人次至識其為隱君子有道者矣第三段言其有知己之義以
終作序之意

始之曰蓋余自數華音次之曰已又從其門人岡生
成游卒之曰最後先生卒之明年每段起引互應行
文之叙可見

始之曰稍聞崎陽有國先生者次之曰稍聞得聞
其為人卒之曰玩其言考其德行始之曰利之所嚮
聲譽從之次之曰視利若污聞名若驚卒之曰温以
粹清而不窳此作者順叙三段之大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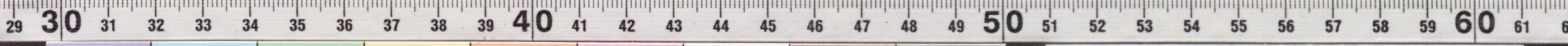
第一段為甲于海內為甲于崎陽何有子道藝亦何
 有子道藝四句離而成對師以此而為師弟子以此
 而為弟子二句合而成對第二段再拈五十年一
 對而不對言崎陽之俗崎陽之勝不為對語第三段
 錯綜衡山與弇州不為一對此作者取變三改之大
 綱也
 數華音之數當作學一言以弁諸文諸當作之而
 余於是乎識其為隱君子有道者矣於是乎始四字
 有幡然而改之意應者改尾段語勢甚駿始之聞諸
 行路之人其曰何足尚哉不亦宜乎次之與其門人

游而聞之幡然而改不亦宜乎卒之聞諸其弟子親
 齋遺稿末者不謝不敏而為之序不亦宜乎
 獨以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也雖微固先生之
 命猶命之矣序非先生不可重沓先生字如層波注
 壑渴驥支泉魯仲連傳有此法

二火辨妄編序

是編雖無它奇局然如玄甲赤羽軍容方張自有不
 可犯之氣勢此所以為燧文也

第一段屢以二句提通篇之綱首二第二段言東方
 之文未嘗有能抗西土次至抗衡第三段言文足以



抗西土而未敢次至惟第四段言文能抗西土而敵
之次至亦惟第五段括上段以言文遂將踰西土而
上之次至是足以第六段括所以為序是編以卒
通篇以時字為骨子所以貫大融朗之化後喁以
東方文明之運化也運也亦乃時也
一意祖述罕有倚齧或云以倚齧為美非美談也此
全不體立言之意者耳此輩固不足齒于文括與玄
冠縞武可矣故談文者不可以句談句
吾又聞恂益宅著述升聞九重此一節互照上列朝
培植洛陽王宅等語此讀者宜注目力處

若謂疎夫非非者之謂當作曰

歸鞍吟草

此非序體不可采錄物子與竹春庵書曰申君行紀
跋後覺形穢已此蓋言此篇也以為跋後猶可

惟適園六景叙

第一段言所以為之序首至第二段言園之所以
名焉次至母乃大第三段因園之名一轉以明所遇
皆可適次至亦何殊乎大末段餘波言作六章之意
通篇十六之適字紛披錯落飛舞鼓動辟如閱將軍
之偃月刀隨處生風使它手出之不免于抗、捏、

非鬻之絕倫雄入九軍者其徒遺之禽者乎爾古人
云囊沙背水唯淮陰能信矣左氏呂相絕秦辭令用
我字四十三字

肥藩大夫中瀨君之子文山書法胎後面滾論
謂金峯謂蘊山謂諷山之謂皆當作言

第一段之末語曰園之所為命其名者可得言已是
乃一篇之金題玉跋也落句取斷處峻而不危不驟
而疾如憂鳴球其止也訕然而止

第二段之起語曰聞大夫君十三時斃其不共戴天
之讎于芥川上不言文山而言大夫一大奇聞翻空

而未如天門石裂應龍乍見次之曰孝子不匱永錫
其類文山之所為適可得言已何其游演甬雅矣付
語曰母乃大夫君家法邪亦何突轉頓挫乃甬讀者
宜於前後文勢迎送處五覆五反以致其思讀者宜
銳其目背如庖丁之刀迺肯察有開文無全牛矣
年僅十三弱不勝衣再拈取態艷甚岡之花谿之玉
橋之月語放而態婉矣不曰花之岡玉之谿月之橋
而造語如此不亦放乎聯花岡嗽玉谿度月橋而取
態如此不亦婉乎

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孟子無上也字邦人焉

內邦讀而誤莊子曰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第三段凡三節以二雖然字打起波瀾分為兩股
溯洄以論之上曰觀乎文山之適乎娛而知大夫君
時乎適已下曰宮室玩好之侵文山不是適者余謂
之大夫君家法非邪皆以子推父者也
以且也字打起波瀾以無事有事雙提邀游以論之
收束上兩股就一適字多少奇絕審沸通篇無
一奇字無一奇語而神斧不鑿妙造自天可不謂字
宙至文乎
句間助字有用一於字次用一于字次十一字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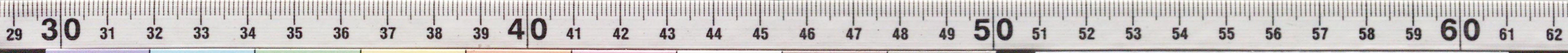
乎字亦奇

六章格莫不高明調莫不古雅咏之如入梅檀林使
人衣裳皮膚皆香人有論瓊瑰盈掬涉不祥者予曰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畢竟這般人鬼影亦不曾見這
等境界

舊事本紀解序

第一段提東方之奉神道蓋我東方世奉神道云第二段舉四
代之神道以徵其同然著明乎哉第三段折後儒安
言以解世人之惑於斯乎第四段稱東方之神道
以質其與後聖期與于斯乎末段始括出作者而

也 妙 托



言作序之由

蓋我東方世：奉神道云十字為第一段與辨妄編
序起手同例劈頭發落了不得如此急于始以起
語至豈翅我已哉為首段三復之後乃知不然
天祖祖天政祭祭政神物之與官物也無別神乎人
乎民至於今疑之而民至於今信之 日域之為邦
與 神聖之為道六言形容文機奇闢嚴乎若天球
河圖惜哉弗謂諸四代明王以觀我國光之盛矣嗚
呼何唯典謨誓命而擅天下之美乎夫五大洲之分
為邦域者不億其唯我 神域乎 百帝一統三寶

也

萬年豈非以六言之義乎此篇無它奇特唯是六言
至精至哀千鍊不消雖曰為 日域加光可矣
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乎贊 東方制作之美也夫
祀宋不徵周禮獨傳虞夏與高亦不可知則未易新
東方之道果與堯舜禹湯同揆乎否也雖然距非聖
人其孰能建道如此其神者乎
王百世而未易未當作不而後得確當矣未字有將
然之義雖古人不必拘乎書國家大體者宜嚴凝致
其鄭重焉文心雕龍云陳植作武帝誅云尊靈永蟄
明帝頌云聖體輕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

昆夷施於尊極不其蚩乎此言我取之
物部頭姓也速東方之道故特具複姓致意密矣

水足氏父子詩卷序

立意之妙落筆之壯起手收手未如疾雷劈山去如
颶風翻海而中央餘幾冥閉曠之地大觀也壯觀也
讀之以一痛飲可以盡我釀矣

第一段言肥之武首至言猶在第二段言肥之文至

息然嘆第三段合武與文言所以序意

三段上中叙事而下乃議論叙事優美議論雄宕未
論卷中詩而凡且既具妙

宕

高麗人至今猶以怖兒啼曰鬼將軍來也兒洒泣而
不啼兒啼字句絕也字起下之辭子遷句曰字者大
誤比諸羅刹夜又噉人類此語如車之軸如春之聯
極是喫緊處味者總不知也夫鬼族亦夥而妖物怪
車妾以鬼題之故特拈此一語以明鬼將軍之鬼非
赤郭之所食定伯之所唾文波如此大濶而步驟如
此小心是謂最上乘

其將睡時每夜率以為常叙事極細老婆夜話孩提
舊聞此人之老死不謏者作此叙者本於大大孺人
之言不忘故特舉襁褓中之實境不遺其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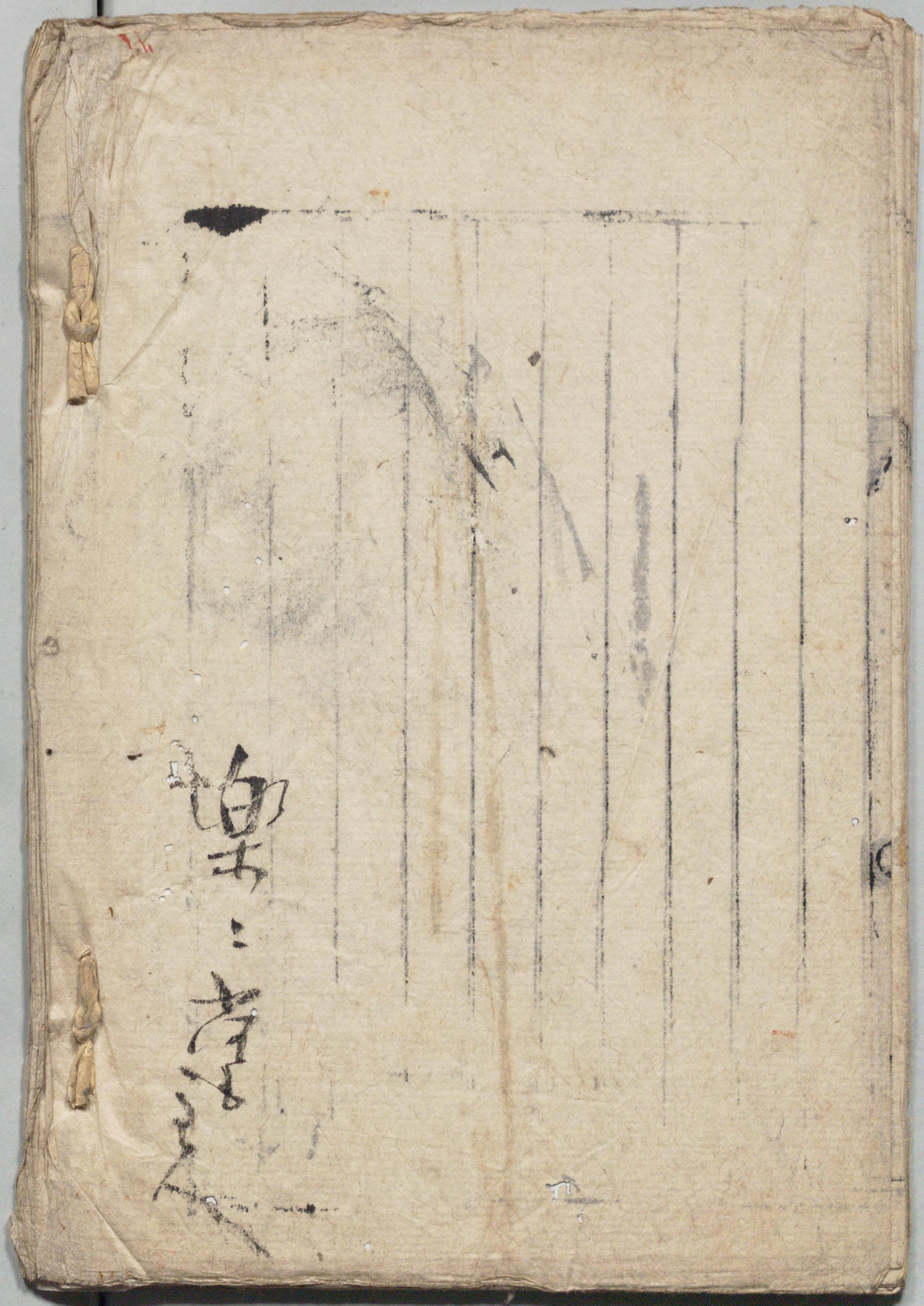
是

佛疑于香洲駭異于教墨而喟嘆于水足皆以其先
入為主童慣在耳也此段句、與上段句、反應而
鏗合讀者味之走馬看燈者焉窺是奧
猶且字始字於是字如玉壘雲嶂重、從起
五六年未字照上四五年字四五年之所隱如
彼而五六年未之所見如此所以駭然異之也
對墨旗鼓賈勇爭勝字源自鬼將軍未
豈非世治亂之效邪一語剖決霹靂乎哉上佛然駭
然喟然盡注入這箇中
昔之爭也武夫今之爭也君子下提對句精刻不磷

曾謂斯卷不若高麗門乎上下確接縫合奇文新機
自天外來如項王之叱咤萬馬辟易人不敢仰視

煖文談卷一終

自又水未收取王之心也
高麗國平王下新野金
金青文推



白木
孝
文

